

皇朝名臣言行錄

別集 一之五 上之七

漢書門類			
二	三	〇	七
九	〇	七	號
一	一	九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三	〇
七	一	三	〇
函	一	七	〇
架	冊	號	類

傳祀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6)		
函號	別	51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第一卷下

太師李忠定公 綱

第二卷下

太保成國呂忠穆公 頤浩

左僕射朱忠靖公 勝非

第三卷下

太師魏國張忠獻公 浚

第四卷下

僕射豐國趙忠簡公 鼎

第五卷下

學士宗忠簡公 澤

第六卷下

太傅和國楊武恭王 沂中

太師蘄國韓忠武王 世中

第七卷下

太師循國張忠烈王 俊

第八卷下

少保信國岳武穆王 飛

第九卷下

太師張文忠公 九成

吏書晏公 敦復

第十卷下

開府劉武穆公 錡

第十一卷下

開府李忠襄公 顯忠

第十二卷下

太師劉公 子羽

第十三卷下

學士胡忠簡公 銓

按舊本上十三卷為一目下十三卷為一目似于文意不協今日姑依舊而排次則以上下為序

淺草文庫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別集

明溪李

幼武

士英

纂集

李綱

忠定公

字伯紀邵武軍人

政和二年登進士乙科相州教易

鎮江四年召除國正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九月除監察

御史兼權侍御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八年五月

除常少起居郎兼國史編修 宣和初同知舉六月言

水災責監南劍州沙縣稅二年復李等差遣三年丁六

年吉知秀州未赴七年除常少除兵侍 靖康初除行

營司參謀官除右丞親征行營使罷尋復右丞充提舉

京城四壁守禦使辭尋知密院除河東北宣撫使罷



觀文殿學士守揚州言落職提舉明道宮責授保靜
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責寧江 高宗即位召復元
官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 御營使除左僕射
罷觀文學士提舉洞霄府論鄂州居住二年移澧州論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三年次瓊州赦放還任
便 紹興初除提舉洞霄復資政殿大學士二年除觀
文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五
年復觀文大學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召赴
闕兼本路營田使七年丐祠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罷官
祠九年除湖南大帥守潭為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贈太
師。

宣和初六月京師大水公獨異之上疏謂變異不虛發必

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重切利
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
傳 旨問門令公先退更不待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
章待罪

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 詔召勤王兵且命
皇太子為開封牧公與給事吳敏等夜過其家曰唐急矣
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是也而建牧非
也巨盜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
克濟公曷不為 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
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
於明皇後世惜之 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
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

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者國心孰能任此敏聖曰求
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
疆徽廣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
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廣感
悟歎息敏固言李公之論蓋與臣同有首只赴都堂稟
議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閑暇之時
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
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
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
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仍刺臂血書之其日
廣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晴時內禪之

决公不復得對次日淵聖即位

淵聖召公對延和殿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
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公
叙謝訖奏曰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
沮縮請和厚有所邀求臣料之大槩有五一欲稱尊號如
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二欲得歸朝人當
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三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
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两倍今既背約則
歲幣當減然國家敦示和好不較財帛姑如元數可也四
欲求指師之物當量以與之五欲割疆土則祖宗之地
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
者此之堅砢毋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

守之策 上皆嘉納之除兵部侍郎

靖康丙午奔離不陷澤州 上皇如南京白時中請 上出
狩義定時從官以言時事者皆非時賜對公為兵侍待班
廷和後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
辨孝莊即具奏詔引公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閣諸道路
宰執欲奉 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 道君
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 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 上默
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
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之若銀五千萬
兩牛馬萬頭表賂百萬匹欲奪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
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質
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 朝廷尋乃以書付蕭三寶

叔耶律忠王訥與稅來詔以 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
張邦昌副之李鄴高世則齎誓書俱行時公力爭以尊稱
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
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孰
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
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 上默然公求去
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款我也於是 朝廷以誓
書往所求皆與之公留三鎮詔書不遣

時已議和种師道善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
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 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
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其利
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

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
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人
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
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狄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勤王兵既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爲所敗而還公率
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
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有詔不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
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
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
狹夾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公同蔡懋及良弼往觀東
壁而御延和殿俟之公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滿然所
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據也上曰佳

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公曰陛下命臣治兵願
以死報上即除公右丞命公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
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公
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
宮國公上顧謂公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
宰執又欲詰旦決行是日質明公入朝見禁衛擐甲矣公
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公入見曰六
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
陛下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
上悟始命輟行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韓侂不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汭偕李鄴來鄴先使其軍
永和汭見上倨甚李邦彥等專主和惟公言擊之便

上是邦彥計虜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公督將士拒之
攻陳橋封丘衛州門公登城督戰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乃
退何灌出戰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虜于順天門外
於是王師稍振

李稅鄭望之使虜幹離不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得進兵
廢親征行營司罷公以謝虜也以蔡懋爲京城守禦使虜
師復來遣宇文虛中齎公所留割三鎮詔書以往太學生
陳東及都人數萬人伏闕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
綱正墮虜計幸復綱及种師道舊職會邦彥入朝乃數其
罪而罵且欲歐之趨登聞鼓山呼震地耿南仲亟入奏開
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殿帥王宗溥恐生變奏上勉從
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

公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鬻而磔之并內侍數
十臂裂無遺体領開封府聶山出諭乃皆相率聽命公惶
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公右丞充京城守禦使而罷
蔡懋衆遂散去

虜之退也師道請臨河要擊之公亦謂金人不過六萬吾勤
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
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
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並不從公乃請遣大兵用
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瑄等領兵
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彥奏立
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公尋奏曰秋高馬肥
虜必再至以責前約今宜飭武備修邊防於是為上

具備邊禦敵者凡八事一謂太原真定中山河衛如唐
為藩鎮又宜分濱棣德博橫海軍為一道如諸鎮之制
謂兩河保甲今宜遣使團結訓練三謂復 祖宗三十六
監牧馬之制權時之宜則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四謂河北
塘漿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所以限隔胡騎比年隄防弛
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低下處可益增廣高仰處
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遣使督治之五謂兩河州縣
城池多圯塞宜徧修治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措
置樓櫓之屬六謂兩河州縣經殘破去處宜優免租賦以
振郵之七謂河東諸州以儲峙余買糧草為急宜復 祖
宗加糧糧草鈔法一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八願復
祖宗陝西解鹽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上俾宰執司

議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

自公建議盡遣城下兵追韓禹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
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
政懼密啓於 上以 御前金字牌追兵還其速公力爭
於 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
於潯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
之而已

詔公奉迎 上皇於南京公至 道君曰虜既退師方渡河
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邸在軍中故不許 道君曰
宗社計豈復論此語既浹洽乃曰行宮止滄角等三事止
緣都城被圍恐金人知我所在非有他也公因奏 皇宗
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大敵入寇政事不無小更今

社無虞 陛下回鑾勿問細故可也 道君曰 朕已釋
然矣因出玉帶以賜公 道君初渡江吳敏耿南仲朝
撼於 上前謂童貫等將邀道君復辟於鎮江或陳唐明
皇與我劔南一路自奉之語 上憂且疑遣宋賧賈書至
行宮具言思奉晨昏之意 道君喜即還又批令吳敏率
綱二人前來遂詔公行

初朝廷聞种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宣諭使
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耿南仲謂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
賂之公奏 祖宗之地不可弃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
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 上從公議為再援之計南仲
等以公堅執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宜以綱
為宣撫使 上欲用公召對睿思殿公自陳書生兵

長今為大帥恐不勝任 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
受公奏曰借使臣為 陛下行須擇日受敕今拜大將
如呼小兒可乎 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即移疾入劄子
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
於朝者章十餘 上輒批荅不允

上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
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
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
寢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
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此
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觀 陛下嗣位之

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雖古帝王無以
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龔訛成風殊未退聽謂
留神照察在於攘却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
所以行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
疏節其要語報塵天聽上優詔答之

宣撫司得兵夫萬人公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於
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韜除宣撫副使
乃唐恪所薦公初不知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
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
凡萬二千人公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才得二十萬
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廢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
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

以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擅今以臣為拒命方
大帥辭重圍而專權拒命之人為之可乎願併罷樞密之
任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遣
使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陳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
無惑者祇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
上驚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公曰臣之此行豈有復
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政宣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
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
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無錢糧不足之
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
下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極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

斯錫宴紫宸殿及行又賜御筵於... 御筵於... 勞尚甚溼
先具奏略云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
獻說者不過和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
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欲得三鎮之意愈堅
和與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
必勝乎和不可恃則款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
日出師為致寇之端豈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劔
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廟堂之謀
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
前以和議割三鎮之說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
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在
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

公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言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勢之
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
望拜諸陵具奏曰臣撫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流涕
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
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
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
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
廣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公初陛辭
曰為上道聶山唐恪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
國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
公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城壘甲之器以懷州自出師

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越者人斂其目立斬以徇拾遺
棄物決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
者

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
之有張中行者馱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篋籬運轉輕捷
每軍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
以行鐵騎遇之皆繫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
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允詔旨所起之兵悉罷減之
公上疏力爭大略曰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
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
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占據秋高馬
肥虜騎憑陵決瀕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

非起天下之兵解太原之圍防託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
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臣為陛下措置降詔書必
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
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
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踞衛王室隄防海道
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
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
之憂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
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
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
於此也今兩河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而半年以來未有一
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庸詎之皆遣罷不知此

何理也竟不報公遣解潛等分屯皆去原五驛公兵去
進而潛等兵皆遇賊而敗公乃巧罷有言公十罪遂責換
節副安置夔州

高宗即位以右僕射召公赴闕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
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
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若人主之常德英哲若人主之全
才繼躋守文之君則恭儉受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
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准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
不為小故之所撓性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
小人之所間

上之相公也頽岐言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
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及公入見首言 陛下

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世
惡之間更望 聖心審處 上曰頽岐嘗有此言 朕告
之以如 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公乃赴堂
治事

公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切恐
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切謂漢太公為
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
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
十餘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今又
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 朝廷首
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共
罷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於安善之地帥府於大河及

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讎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於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為赦為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偽命謂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

唐肅宗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

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故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

十一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公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後先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

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江東惟失太原等六郡中
餘皆在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
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即為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
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德意有能
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
矣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因薦張所王瓊傅亮乃以所為
河北招撫使瓊為河東經制使亮副之皆賜錢鈔三百萬
緡市軍需因遣使臣賫夏藥補賜兩河守臣及將佐且命
起京東夏稅縮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縮於永興軍以待支
俵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衆

○及潛善並相張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
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
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虜界乞權置司陝府潛善
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公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
以且臣竊不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九事必與
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

公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刻東
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箭弩手法寓兵于農籍陝西
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會公去位
皆不果行已而亮以母病歸同州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
司皆廢矣

公每幼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淵聖斥之
上嘗召如岡公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臂買童女及待具
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

初潛善等白遣傅雱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
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公為 上言今日內修政事外
夷狄使 國勢日強則 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
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兩
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上乃命公草 二帝表付雱以行
因獻 一帝衣各一襲且置書于粘罕

公上三議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
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
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萬付諸將以時
縛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 詔陝西河北各
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
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

軍二千五百人又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
習之其法即張行中所創也

時羣盜祝靖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公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
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
而從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 御營
司委官分揀及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之願歸業者皆聽
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
人為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
是無叛去者獨李昱杜用丁順等皆不可招公以為專事
招安則彼無所憚勢難遽平乃白遣王淵等分討之
公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
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乃命中書

公入 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 車駕行幸未有定
所公間為 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
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 車駕還關
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 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
中原非復我有 上曰但欲奉迎 太后及六宮往東南
耳 朕當與卿等留中原公再拜賀因乞降 詔 上乃
命公草 詔頒行 兩京焉

汪黃欲奉 上幸東南 上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
南公留之極論其不可因言今縱未能幸關中當駐襄鄧
以係天下心乃 詔委守臣修繕鄧州城隍又降監鈔錢
帛令漕臣儲糧草又命江湖網運由襄漢通漕并四川
輕貨自歸峽以輸于鄧 上雖用公議營南陽而朝臣

汪黃東南之議多以爲不可

初公論圍城中受僞命者 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
節徃徃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爲妾王及之坐
蕃街宅門詬諸王卿知否公曰見鞫之必得其情公又曰
靖康之禍吳升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命人指立張邦
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秉哲先已
散官安置乃殿時雍并儔並安置
公舊爲起居舍人論京城水災請沙縣監稅遂與邑人馮贍
主簿鄧肅尤相善 宣和間肅進花石綱詩得名 靖康
間被召得官京城破遂入傳亮軍至是爲右正言自論在
圍城中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乞寘之嶺外次者其惡
三乞於遠小處編管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齊愈在圍城裏

自外至會講所需張邦昌三字御史基鞠之賜死或曰

愈論公不已公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位而綱以私意

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公罪而罷之浚章不下潛善密

以付朱勝非行詞公相九七十五日鄧肅言陛下

下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綱學雖正

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

國者今日罷之其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既非其辜章又非

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

數月間茫無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

之臣紛紛皆匡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

云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夷狄橫叛臣在朝

政事率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右丞許

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建中興之業

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

初上聞太學生陳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論潛善伯意

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帝言切直九三上潛善憾之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聞

也會撫州進士歐陽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有及官

禁煥樂事上語大臣以澈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澈

併以及東遂皆坐誅

浚再疏論綱罪狀不已竄鄂州居住中丞王綱劾綱靖康中

要功劫寨結眾伏闕覆師太原九三罷請嵐之嶺海以厲

安軍

虜陷揚州等處潛善建陳汝雅公以謝虜乃大赦惟李綱不赦
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汪黃等不能奉承乃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復指結余親殺邦昌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敷皆得洗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

建盜范汝為竄回源洞自殺餘黨走邵武韓世忠遣將擊之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公公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公為湖廣宣撫使兼判潭州行至衡陽招降曹成及馬政將步諒尋入潭漸易置權攝官林擅科率者又遣郝政降潭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攜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盜兵為盜者悉平惟楊公據洞庭文勝指斥言詞不遜公命諸將分屯以備之湖南無水軍公乃拘集泂江網魚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兵討蕩

公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偽分道入寇上詔親征公上疏陳禦賊之策大略謂為齊悉兵東下其境內必虛宜禱永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

國數年無一字到 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合

之意命降詔獎之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公亦在福浚與公會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浚相教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公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嘗為公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公辭上手書諭之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問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公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公入覲上疏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又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異陣貴分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軍者

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填糶預借和買各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懲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世忠岳飛為京東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千里而蘇秀湖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三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今又來探

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者戮而兩河之民
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又言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
民力不給自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
招納京東西河南北流移之民明出榜文厚加撫諭撥田
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
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
租課盡免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
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
此其大槩也

上 詔前宰執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路
令悉條上於是公言備禦之宜則當料理荆襄淮甸以爲

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徐議營田
使之贍養攻戰之利當責諸路大帥分路收復措置之方
則願駐建康緩懷之略則願先自強又曰近年群臣之誤
陛下其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 國萬口和之害不
可破累年以來寇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羣輩之犯而
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大運有
開天啓 宸衷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
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
能掃蕩邀擊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矣
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
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畏天戒其略

士風尤薄 陛下得張浚付以西事後 忠議許 國難
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 繩以大惡 賴浚有浴日之功
以結知 又有大臣為之辨得自洗濯 不然何以雪哉夫
朝廷 詔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是誣人之罪
願降 明詔以戒士風使變而從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
矣

趙鼎秦檜協議移蹕臨安公在江西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
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
敵遂自退屈耶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
固志士氣消縮莫有闔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亂臣附
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復立 朝廷於荆棘瓦礫中

可得也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
大旱而公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臺諫文章論之命奉祠
公自是不復出矣

公在宮觀上疏略曰竊見王倫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
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
以愚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 陛
下屈身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廷宣布赦示
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
必求我賂贖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
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從其一大事去
矣縱欲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
或使軍重入 觀或使親迎梓宮或使移 將相或改

政事或蠲取賦稅或股削土宇從之則有紀極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矣

舊制 御膳進一百二十器 淵聖減作四十器 上即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嬪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自厚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享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檐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一十舍分以朱漆銀鏤粧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琦家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相死諸大將以厚禮

能得一人號三孺人大覽壁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林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食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卷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序公奏薦後曰嗚呼天之愛人亦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見人氣數屈伸消息之氣是以天下亦

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
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墮
於糜爛民沒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
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
心固如此也嗚呼若 宣和 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
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
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 國家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
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事
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異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
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
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
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 欽厪堅城守之心任然

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
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
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
讒間益起遠謫還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 建炎
再造首登廣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
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
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傳亮收河東宗澤
守京城西顧關陝南音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
原必還 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
其在 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
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豫叩反復以終其身其言明白不
大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

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論如出於立談指
顧之間顧嘗謂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
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
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
陵寢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
豈使王業備安於江海之溘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
願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
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
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烏
乎痛哉昔崩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
不有捲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群
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閑之燕而幸有以

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
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
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
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
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間
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愛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
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忠定入來整頓一番方略
成一個朝廷模樣如借竊及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

之臣方行旌郵然公亦以此去位矣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忠定後有張忠獻
已並朱子語

李綱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別錄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二

呂頤浩 成國忠穆公

字元直齊州人 元祐九年登進士第 宣和末漕河
北 靖康中以宮祠居揚州 建炎初加徽學淮東安
撫知揚州 上幸揚權戶侍次年遷戶書尋同僉院為
江淮兩浙經置使治江寧後拜右僕射御營使尋罷為
觀學提舉崇福宮俄除江東安撫兼知池州 紹興初
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加特進三年罷為觀文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台州五年知潭州兼帥八年加少傅鎮
定江軍節使知建康兼江東安撫別置大使兼行營節
守力辭罷為醴泉觀使尋除西京留守屬疾力辭薨于

六十九贈太保 淳熙十四年配真 高廟

公漕河北奏燕山開邊其勢難守 上怒詔王安中以公

抑疆事唱難守之說以疑衆心可面詰願浩此後應副有

缺或為國生事者坐以軍法

公奏曰今虜騎漸逼東京若人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

望三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稅與公私積欠以收民

心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陰為過江之備而大

為拒寇之資申飭諸將訓練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

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

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

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

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

豈可不預為計望置使兩負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

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

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願浩以僉書樞密為江東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子撫為兩

浙運幹遣蠟書來言傳等叛逆之詳願浩即走介入抗伺

賊狀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

吾儕可但已乎乃決策舉兵願浩至丹陽浚等偕會浚見

願浩以大計咨之願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遂

議進兵傳檄中外苗劉之反也王世偁為之謀時願浩軍

已次吳江世偁聞之至軍中云上已勳分願浩浚以單

騎入 朝願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令不

離願提軍入觀傳等計窮益懼願浩軍次臨平苗翊等出

戰顧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起戰胡賊敗走二虎引
兵開門出道顧浩引勤王兵入都城人夾道聳觀咸以
加額

初勝非求去 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

浩張浚 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浚率浚喜事

而疎淺 上曰俱輕浚大少年遂以頤浩為右僕射

頤浩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

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 元豐改

官制肇建三省九軍國事中書撥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

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

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 宣仁

皇后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

紹聖至 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既同遊三公事

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 上欲

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 祖宗之故論者疑之於是

頤浩同平章事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多頤浩曰用兵費計最

號不費漢文不言兵而天下富 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

國用深可戒也

宣澤天文歌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災惑躔次方在巳

未應至太微垣 上曰此人不深知 朕夜以星圖仰觀

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頤浩曰宋景

出人君之言三而災惑退舍或者疑焉 陛下寅畏天象

之速如此信傳記之亦虛也

日蝕僅四分未幾退 上謂宰執曰古史曰蝕年而介
深朕適觀之蝕淺而退速何也願浩曰陛下嚴恭寅畏
天監精誠宜感格如此願浩奏事畢曰爾來 聖容清
恐以艱難 聖慮焦勞所致 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
災惑躔次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
曆

始張浚建武昌之計願浩是之有成說矣及浚宣撫川陝未
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願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
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對進入大率皆言岳鄂道
遠餽餉難繼又慮 上駕一動則江北群盜乘虛過江東
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 上猶未覲謂願浩曰但恐
對事中趨嚮不一人臣若不以家謀尋察 國計

安利矣願浩曰金人之謀以 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
戰且避但奉 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 上
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 上曰張守言不如留杜充建
康不可過江願浩曰臣與韓世忠議本自如此 上曰善
遂決吳越之行

上以平江謀報金人將由海道以窺江浙乃命劉光世兼節
制圖山等處願浩請自平江督諸將拒戰上以願浩未可
去行在乃命周望為兩浙宣撫守平江

宰執奏駐蹕之所 上曰會稽止可暫駐稍久則人懷安而
不樂羅邁願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 上曰朕
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
恐太少兩浙若委行得人必常猶守浙流而西至於糧

豈可漕運願浩曰若第募萬兵入蜀則淮淝江河以至廣
廣將為盜區皆非 國家有矣

願浩聞虜窮蹙乃請 上幸浙西且下 詔親征以為先聲

而亟出銳兵策應韓世忠庶幾必擒兀朮 上納之乃下

詔親征

時除願浩為建康大元帥 上因曰議者謂願浩多引用山

東人且願浩為相當收天下之材而獨私其鄉曲非公道

也願浩過闕見 上言自去 國不知金虜之實聞已渡

淮北去然虜人多詐而難測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

尤不可緩望鑒去歲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

一項浙西一項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萬一

今冬虜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

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搃青齊分二萬由淮陽以搃

濮蓋虜之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必難得易

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願 陛下愛惜分陰汲

汲圖之

公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

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清兩寇非

久即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

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龍厲剽掠南雄英韶

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

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患不

細 詔樞密院措置

公言今 國步多艱中原諸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要當先

定駐蹕之地使驛令易道於川陝兵順流而下漕運

至艱阻至是 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

公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持乃白

於 上下 詔戒朋黨蔡京王黼門人有材者聽舉用

上謂公曰劉光世於卿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因以廉藺唐

為戒又曰君相本是一體不須避形迹嫌疑公具奏致怨

本末

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不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

疑之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

非堯舜不能於是公等仰贊 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

心膺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為當記

公與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

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為叛區所據正

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未為

晚檜請自當一面 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

柄公等感歎 詔書而退

公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

助欲傾公其專 朝權 上頗覺之乃下 詔戒朋黨

先是蔡仲遣人告 朝廷專當協力恢復京師公信之屢嘗

請因夏月舉兵北嚮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

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路入寇

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 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

器甲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

忠軍四萬岳飛軍三萬正王 慶 一萬三千雖不能知

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之弱頗衆然建之亦百
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忠恭一作巨師古皆不
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
上考 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
萬何憚不為臣願 睿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
策北向令出忠由宿泗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
船三百隻令范滙闕呈奏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
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
諸郡就擇土豪為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
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
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及聞桑
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偽合兵

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
豕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
上諭二相曰順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當如種蠡分職
而檜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
分任內外之事 上乃命公總師開府鎮江公請辟參謀
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官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
兩上供經制錢三萬緡米六萬斛磨糜八百道月給公帑
錢二千緡及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上諭公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
親細務公惶恐奉 詔
公尋次常州部將趙廷壽叛光世討平之公稱疾不進尋召
還

公道呈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
曰卿為相當識人物如大智勇以自隨今造水戰之具不
當棄能也

公言 祖宗官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
路故請囑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上注擬士人失
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
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
從之

初創公海制置使以仇念為之建司於浙西公言近創此司
最為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
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公
仇念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謂宰執曰 朕見凡詢眾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公曰
誠然 上曰 朕自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
脫難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
何公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能便渡但先定計以待之
一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公曰 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
前耶

時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虔請分遣御史循行諸路
上乃 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其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
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 御寶曆曰日致其殿最以著賞
罰

公自江上回欲領兵 檣而未得其便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
曰公為黨可也然黨在公身當先去之公大喜遂引兵

此也 朝勝非知紹興公薦之同都督乃奉京視兼侍讀
復自內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如樞密院事上欲以通檢
會邊報王倫來歸侍御黃龜年因劾擢專主和議沮止
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擢即上章辭位遂
免擢仍榜朝堂不復用

公言今歲必稔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石以備軍用

上曰若選得精兵十五萬分作三軍何事不成 祖宗取

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時召試館職虞灑沈長卿石公揆三人 上謂宰執曰館職

試人當取實學 朕親覽其程文如長卿尚懷朋附公曰

惟灑答所問而公祭文辭荒略乃除灑校書郎餘不預選

宰執奏戚里高士瞻乞落階官詔除權四方客省四方館公

事仍轉一官 上曰士瞻 宣仁近親又寡長故優異之

然不可躐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 朕於外戚未嘗

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公曰漢有恩

澤侯 本朝固無也

自宇文虛中使虜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王倫

洪皓朱弁輩皆為所拘既而粘罕在雲中遣烏陵思謀至

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論南歸至是公議當再遣使

以驕虜意乃命潘致堯為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并附

香藥果茗縑帛金銀進西宮 二后以路由東京令公作

書且以果茗幣帛遺劉麟

公與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

上供經制係省圭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

曰以楮不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
志今江浙月楮錢自 紹興二年始

李綱為湖廣宣撫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公因進
呈言茶鹽權酷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
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勝非曰權酷自漢武
武時因兵興而有 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可見長久
之利

詔前宰相條上攻守之策公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
可復二論虜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以夏
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
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敕大將
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

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
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
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齋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
論發兵日乞 聖駕躡鎮江七論淮南通泰益歲一千四
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
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
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金人關去歲賊犯淮甸亦
無所得而遁若不發兵終無息宥之期矣臣考 宣和間
戶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
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
為上廣次之溫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
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

公嘗執六人議必不是非可否在陛下獨斷之而已
紹興五年夏旱湖南尤甚公為帥究心荒政奏截撥上供米三
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又乞
降助教敕度僧牒誘上戶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
亦就秋併輸全活甚眾

撫以朝散郎直祕閣秦檜追恨公不已使台州守臣曾阜求其
家陰事會撫懼罪陽瘖乃以眾證定罪梧州安置於是
家破矣

或問朱文公以公何如人曰這人龐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
足道

朱勝非 忠靖公

字藏一上蔡人 高宗朝拜右僕射

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
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刑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具述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
皆欲罪其負恩 上亦怒形于色公曰自是前此待之太

厚安能責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二萬徑造其國彼
能無懼乎公曰越海征燕山之事可戒 上怒稍解後西

月高麗奉表謝罪執禮甚恭優 詔答之

公奏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
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

身卒故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宅使
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其高未嘗出官竟
死選調 紹聖中蔡京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
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庭子孫並列張蓋歸家父子同
途宰相劉正夫王黼之子充懦弱或始十餘歲而以曲恩
倖例列于從班 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為尚從竹馬
之遊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為名言

王淵除僉書樞密勝非言淵除命諸將有語劉正彥見淵擢
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又苗傅以淵出其下尤不平
上之在維揚也內侍康彥頗切威福諸將皆嫉之傅等
所部以叛執淵并內侍數十人殺之勝非等急移檄上
劉與其屬列樓下皆被甲露刃康允之請 上御樓召官

咸在三軍洶洶傳乞誅獲 上命執獲付苗等即殺之衆
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 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復請
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
至于此臣位宰相義當死 國乃趨出呼其幕屬將佐曰
諸君言一將此事出於忠義為 國耶或有他圖皆曰忠
義為 國勝非曰若果忠義為 國則當上下一心並聽
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李昉亦以逆順之理
曉之由是光燄少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群兇殺
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道惡自不赦 上可之 上
曰康復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附履者必有所求求
而不得則怨矣 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
乃其腹心適當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

後圖之計 上曰來早 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
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首傳始
其徒日引一入上殿以弭其疑且乞 太后隨宜勉之庶
有動心者兩宮以爲然 太后語 上曰賴用此人若舊
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甲申 上徵號於 上曰睿聖
仁孝皇帝遂幸睿聖宮以杭州顯慶寺爲之 太后臨朝
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傳等 太后勉之皆有
喜色而臣僚獨對論機事不疑矣呂頤浩張浚等約共起
勤王兵于平江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
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
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
二事奏 太后年號似可從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

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亦須待遣使然虜兵近
在江北若遣使虜知 朝廷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
害反正臣侯所召兩使來諭之力辭先遣小使亦密令留
於勤王所矣此必破其謀可母憂也 太后曰天生相公
救此患難旣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畫益辭行二兇之議
遂息張浚以書與二兇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
見詆以爲逆賊所不能堪勝非恐生他變即奏貶浚郴州
先是浚遣馮轡見二兇爲陳成敗勝非奏授轡兵部員外
郎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至是二兇聞勤王之師來
甚恐轡知二兇可動白勝非議復辟事勝非令轡與二兇
議二兇有許意將下 詔率百官請 上復辟勝非召傳
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傳無語正彥尚以爲疑

勝非曰勤王之兵未來者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招君等議
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 上還宮君等
置身何地於大勝非乃使王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
名及召李邴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 太后手詔
與赦文皆具丁未文武百官詣履聖宮迎請復辟四月朔
上御朝 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勝非對曰卷簾當先
詔乃令 太后暫出仍下 詔明日卷簾并復建炎年號
又姦二兇未有以處乃並除淮南西路制置使許以所部
兵行 朝廷諸將皆集兵皇城門外康允之謂勝非不若
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夜二兇開門以出倉惶而遁
非因力請解政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詔江州鈐轄張忠彥受朱勝非節制 上謂宦執曰勝非嘗

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
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 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毅與
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為故古人以威武不
能屈為大丈夫也

初江西南湖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斛
面等自一碩輸及五六碩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擔夫贍
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為姦其名日新復調丁壯
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
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日獲攘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
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
旨累降赦令而已

興二年公知紹興府願浩薦之同都督荆襄諸軍 上曰

勝非入相之日值苗劉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
與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願浩必欲引公以傾秦檜遂提
舉醴泉觀兼侍讀

公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
緡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
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南
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
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
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蔡
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
大軍出廬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
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

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
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
年中原可定 上納之

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公再相始議
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沿邊諸路沿海制置使

初因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
十一事歸之六曹 上諭公曰 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
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
卿等當進退人才修明法度助 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
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公頓首謝

上與執宰論北方事 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夫
人心亦不可立國公等退而相語曰 上神武撥亂而

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為固耳

公嘗言 陛下每稱司馬光度 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

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 神宗皇帝有以成就

之也方其爭論新法之際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實直

謂之非 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 國謂之不遵重觀分

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 上首肯久之

上 詔前宰執條上邊事公言自 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

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且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

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淮江三曰招撫遺

民四曰審度虜勢

二卷終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第三

張浚 魏國忠獻公

字德遠唐張九臯之後六世祖徙居綿竹中 政和八

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補褒城令辟熙河路察幹調

秦州錄何夔薦召為審察除太常簿 光堯即位除密

院編修改虞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遷侍御 建炎三

年以母在遠乞外補除集撰知興元除禮侍召對又除

御營參軍同節制平江常秀江陰軍馬除知密院 詔

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加通奉大夫二年加檢校少保定

國軍節度使四年二月本官提舉洞霄福州居住尋以

資學提舉萬壽燕侍讀召知密院江上視師尋除宣奉

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各院都督
路軍馬 紹興初除金紫光祿大夫七年加特進辭
月得請授觀文大學士提舉興國言落職以朝奉大夫
祕書監分司西京未州居住九年二月大赦復宣奉提
舉洞霄復資政大學士知福州兼帥十一月除檢校少
傅崇政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朝請十二年封和國
公十六年秦檜怒論罷以特進提舉興國連州居住二
十年九月移永州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
已在苦塊矣三十一年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十月復觀
文大學士判潭州改建康兼留守四月被 旨兼措置
兩淮尋兼節制建康鎮江江池江陰軍屯駐軍馬 孝
宗即位召除少傅宣撫使進封魏國公 隆興初除

樞使開都督府三月召降授特進宣撫江淮八月復都
督號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使仍都督二年四月除少
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除醴泉觀使二十六日薨贈
太保加贈太師

公甫冠預計偕入上庠及第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幹辦公到
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
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
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
末蓋自此也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所言
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問所得於前輩者定
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乞於松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

為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赦書至平江浚即走
入杭問賊狀至江寧願浩寓書於浚約共起兵鄭毅亦遣
所親謝嚮微服至平江見浚令嚴備而浚進浚慮苗傅等
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張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
請 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
往談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輜有舊遣之見二兇為陳
隨順先是二兇以書詆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
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措斥乘輿事涉不順謂
之震驚宮闕 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
宋所以保祐 聖躬者歷歷可考出質則虜人欽畏而不敢

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夫之所興誰能廢之二
兇得書言浚見詆以逆賊內 不能堪朱勝非恐生他變
乃奏貶浚郴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 太后遣小
黃門密至層宮白 上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 上方啜
羹不覺羹覆於手願浩自江寧至浚乘小舟迂之於郵中
得堂帖乃貶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 旨
趣赴行在令申已發之日是夜共宿城外願浩呼其屬李
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浚
又遣陳思恭等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
外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浚顧
左右已睡問尔欲何為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
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後有采者浚

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徽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
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兇聞勤王師來甚恐輔知可動乃白勝非曰張侍郎以國
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 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
主上受 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 嗣聖易稱皇太姪
太母垂簾听政 大元帥總兵征伐於外此最得策遂拉
二兇同議都堂初浚戒備乞以鈔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輔
遂奏 太后許之議遂定癸卯 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
人皆歡呼以謂復辟丁未駕還行宮衆情大悅尋除苗劉
為淮西制置使副時浚兵次臨平苗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
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是夕遂開湧金門出道浚等引
勤王兵入都城人聳觀以手加額浚既見 上召至禁中

謂曰 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
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 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
當

以浚知樞密院事時浚年二十三 國朝執政自冠準以後
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浚劉光
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 上許之乃以浚為川陝等
路宣撫處置使川陝京西湖南北為所部

上親書 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
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

初虜寇京東命范瓊禦之瓊領兵轉入江西至召入見不

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公奏瓊大逆不道 上以其事
付公公退與劉子羽謀夜鎖吏於公府中作文字皆借
遣張浚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浚瓊劉光世赴都
堂計事浚將眾甲以來瓊從兵滿皆意象自若食已子羽
坐無下遽取勅黃紙詣前麾下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
對公數瓊罪瓊愕眙遂以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
其眾以八字軍付王彥餘兵分隸御營眾軍頃刻而定賜
瓊死

浚發行在虜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時劉錫趙哲
皆在浚軍浚辟劉子羽傅秀馮康國王彥何佺甄援與俱
康國將行往別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
陝半天下之重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本

重也

浚至襄陽留二十餘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備儲峙以待 上
西幸時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來降者凡數
萬人浚謂襄陽乃衿喉之地因薦千秋為守制置假以便宜
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

浚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
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 陛下早為西行
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
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浚承 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浚知開有心計開言蜀民已
困惟權利尚有贏餘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
四路尋變盜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

嚴密過之來者無所施其巧

浚至秦川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即出行關陝移環
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
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為統制官又以其
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上諭大臣曰大觀以來川茶
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捐數十萬緡易無
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量賜以
答其意

撒离曷及黑峯等寇邠州浚遣統制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
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虜人因曰曰帝哭郎
君虜引去

浚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

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鑿與永為定都大計上不許

浚聞虜大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虜退乃

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條

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

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行復則奏罷興宗

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浚之此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韃靼及兀朮皆

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兀朮躊躇淮上必再犯東南議

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浚皆不聽劉子

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

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

諸將其可得乎子羽議遂寔浚乃決策治兵移檄東問罪後永興軍虜大懼遂調兀术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浚亦劄諸路兵合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以與虜戰

浚既定議出師懷容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虜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浚乃檄召諸路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劉錫為統帥諸軍行至富平縣將戰詐立曲端旗以懼虜虜酋婁室曰彼給我也浚時已罷端兵柄安置萬州癸亥婁室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草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劉錫身率將士殺虜頗衆勝負未分而虜鉄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池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望見

起驚遁諸將軍亦退虜遂乘勢而前

富平戰敗諸軍還浚至邠州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誤國有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軍先走浚命擁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禍擊其口斬于堦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聽命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罪詔須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者亦有人言其必死皆不聽命放罪

言行別上三

德順軍遂移司興州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皆懼有建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壘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答己人情粗安

虜破福澤蹂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令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驛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

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徒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由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

初浚以端在陝西屢嘗控虜欲仗其威聲乃辟充本司者絀制端登壇將士歡聲如雷先是朝廷以端欲殺王庶疑其有反心遂以御營使司提舉官召之端疑不行議者言端反浚入彀獨公百口保之及端有白店原之敗庶乘此譖之吳玠亦以彭衙之敗端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符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鐵象日馳四百里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言乃封建王應命獄中

之維之糊其口燴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大夫莫不惜
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此益非浚焉

西事記曰浚之為人志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
用兵而情修篤慎有志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為
諸將亦莫敢桀驁端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
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廢之又曰
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則秦蜀非
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初兀朮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繼移寨欲窺蜀公令吳玠
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兀朮乃引衆十
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玠遣吳玠雷仲率諸將
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鏖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

虜稍却則以奇兵分擊斷其糧道又劫破賊寨與虜戰凡
三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董及酋領三百
甲軍八百殺賊衆橫屍滿野是役也兀朮往返萬里始末
三年其衆損者踰半皆呻吟扶藹以歸兀朮初有從馬數
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
北歸燕山

西事記曰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
攻之不能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人疑不實蓋陝西之
敗皆浚為之然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先是宰執奏浚居閩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
必能立功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
與嘆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既而浚之功除

節度職仍舊

公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行在相接上讀
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
以責成

公在關陝凡事雖以便且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
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
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為置副乃以王似為川陝等路宣撫
處置副使詔與浚相見同治寧浚尋上疏言鎮重寬厚
於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
恐未可仗且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與虜為讎內而張深
程唐日夜謀議皆嘗立破虜之功各望照知寔加任使今
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臣慮子羽之徒必

自引去而似之庸常終至敗事臣等日夜治兵亦欲奉迎
大駕以福中原而或者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甚
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

詔知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令赴行在尋 詔浚有大功
久勞于外令學士院降 詔

先是監廣州鹽稅吳伸上疏大略謂浚患有餘而智不足且
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
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切見里巷游談咸曰張
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
浚不至則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必曰覆軍之
將有失地之罰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使浚罪
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御史常同辛兩日有論列疏入不

報浚既入見遂赴密院治事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為亭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已去 朝廷遠亦

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臺臣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

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

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 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浚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偽暫和心必未已大略謂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

後一轍願 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屢將士家屬於積

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情懷望之意江淮川

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闢師古外如吳玠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

尹王喜等可為統制後皆有名世服其能知人初浚知虜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 朝廷已議講解乃極

言其狀及劉麟引虜兵入寇 上思浚前言之驗而趙鼎亦乞召浚既入見遂命知樞密院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

西以牽制虜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

于治 朕於三三大臣當分委以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

年專治戰艦浚曰 仁宗時亦嘗令韓琦元仲淹分事

治言者數以為辭不旋踵罷。上曰：若若不專責者，無由集國用。亦須委一大臣。松年曰：論既定，力行之，必有效。若今日行，明日罷，徒紛紛無益耳。松年時，僉書樞密院事。

詔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魏良臣等自虜軍回，浚遇之，問以虜事及大酋之語。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十萬，仍約良臣等，再使浚密奏，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再往。

浚在鎮江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世忠移書與之，為言長

樞密已在此矣。初，虜牒報浚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兀朮見浚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浚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浚奏捍賊次第，且言相持已久，恐其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虜必不能遽為衝突。參政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者，王導拒之，虜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媿王導。

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浚仍兼都督諸路軍馬。初，浚在川，陝念一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秋，浚已荷。陛下因

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為
陛下言者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竊見西漢之制
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
召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
至是入謝復陳宗廟大計莫先於儲嗣雖陛下聖德昭
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繫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
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
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歎聖
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為為治之要必以正
本澄原為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
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
意焉

後漢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
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
也昔唐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
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小人
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為小
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彼其專於自營進
身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
惟陛下親予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昭臨百官則君子
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至鎮江視師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
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公軍至太平州
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

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伏闕送尚書旨揮

閩三省有揮始此

後謂湖寇楊么據洞庭實為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將無

以立國請自行上許焉初席益得么探者數百人皆

傳致遠縣後至醴陵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

示諸寨令早降皆懽呼而往會岳飛兵至復令分屯鼎澧

益陽壓以兵勢至是降賊將楊欽乘勝急攻水寨么窮蹙

赴水死湖寇悉平得丁壯五六万人老弱十餘萬浚一以

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屯荆

襄以窺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入見上勞勉之

賜賚甚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若

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

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

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

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

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

九接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

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接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

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

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自不

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心之微而利害又

於天下百姓身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

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曰

陰之

六陰曰

六陰曰

書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獨
已蓋復變為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
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
將可以為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
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次承命
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九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
歎置之座偶

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遠公與趙鼎並相乃以楊沂
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
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在
衆特盛潛之軍纒二千餘人皆烏合之兵而已

時以雪寒命賑濟上謂公曰居煖室尚覺寒細民甚
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且早措置賑濟公曰陛下
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况實惠乎上曰朕每
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易或
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
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
機之暇澄心靜氣保養天和庶幾利害紛至而不疑中興
之業可成矣

虜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謀臣測奏請親行邊塞
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告諭
僭逆之罪時建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
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缺之處也

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澗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為然

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公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揚濟中領精兵為後置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遺使賜公以示至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偽境

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賊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

公手書曰世忠旣復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知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賊枝梧之不暇也

初公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公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青俊當聽行府之命不應上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躬

公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公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

乘機擊之

上謂宰執曰近日金星犯畢占法邊有敗兵當諭與張浚令諸帥戒守邊者天既有象須修人事以應之

公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時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進屯泗州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公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會牒報稱有南窺之意公復往江上視師

劉豫聞

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成兵為援金主聽豫自行

至是分道入寇先是劉麟令鄭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虜十百為群人皆疑之以為虜俟合兵而至公奏虜方疲於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劉光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衆情尚懼議欲移盱眙之也退合淝之戍召岳飛蓋以兵東公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有違擊無退保而趙鼎折衷皆善公欲飛兵東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虜騎與世忠等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淮南之

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食以為家計江南其
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
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可
所制願 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 上乃手
書報公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 朕釋
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外何以臻此公奉此 詔
異議乃息時劉光世舍廬州而退公怪之即星馳至采石
遣人喻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
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羊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衆
數十萬以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拒之楊沂中為俊統制公
即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 上待統制厚宜
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敢私又遣張宗願等自泗州

來為其後繼視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衆以出縱火
軍乘之大破賊衆橫屍滿野示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
恐 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將大率師
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
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妻有功者
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者 陛下之天
下 陛下自不致力以為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
日終以削弱異時復 詔巡幸其誰信之何哉彼知以此
為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視麟敗後意沮氣喪其
黨皆攜貳虜中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主師之來

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公乃出行淮上撫諸軍且築廬潁城
五月遷

初以道君皇帝遠在沙漠公奏遣問安使何薛往金國通
問至是遂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公遂
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鈍
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
其禍也

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遂
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司有
治狀者除郎官郎曹資淺者除監司擢館職朱歷民事者
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賢良方正
科皆從之衆興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奏公獨以身任之

人情賴公以安每見必深言雖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
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圖治事無巨細必以咨
之賜諸將詔徃徃命公草之四方災異必以聞祥瑞皆
抑不奏

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皆不差浚曰臣
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良否上曰然浚曰物猶易知
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

上曰邊事未靖軍需取於諸路者尚多斯民重困他日兵寢
當一切蠲之雖常賦亦與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寶臨
之浚曰聖意如此天必助順

宰執奏事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見王德淮西圖
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

左車謂并陞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并陞以破趙是險不足恃也浚等歎服

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為急務從初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同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為急務從

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為脩身致治之本薦尹焞置之講筵有旨促召赴闕

會旱災及鄜瓊之變公力求去而周祕等交章論之遂罷散官安置嶺表鼎營救之甚力且以公母老為請上意

稍解遂命分司居永州

初朝廷命趙鼎出使如公故事將行鼎言陛下建炎中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一而終政物議以被

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

專黜陟之典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

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請闕

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功者每

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

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

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

時以金國使來講和大赦浚在永州上言虜自宣和以來

挾詐反覆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夫

屬盡歸河南遂復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中

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行何辭以

對自堯舜以來非兵無以立國夫聞妻莫夷狄可以削平

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前後九五
上疏爭之

公知福州之明年奏言臣切念自群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
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還梓宮歸兩殿供須十無
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不技人心懈怠
國勢寢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幸今虜懷反覆士氣
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奇
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
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
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
山東之計以俟 朝命又明年春獻緡錢六十萬助軍費
詔獎之

涉在宮觀因 天申節繳奏無逸篇疏略曰伏考周公無逸
篇高王中宗高宗周文王非徒自尊安榮而有國長久自
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是以罔或克壽仰惟 聖德日新
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周王遠甚
公念搶欺 君誤 國使災異數見葦出西方欲力論時
以悟 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
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
咸 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
而負 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
速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備
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 國與敵者反歸

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槍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鑿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公去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歎息下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今安在

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槍恐公復用也尤忌公甚令臺臣王珉徐嘉每彈事必及公至目為國賊必欲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汪君錫為湖南提舉以圖公又令張常先為江西運判箋注張宗元與公壽詩亦與槍

株連及公又補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公等謀大逆獄上而槍病不能書矣

槍既死上始親庶政公復官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乃復奏大略謂向者講和陛下以太母為重爾幸而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用事之臣聽命于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其參於富貴聚歛珍貨皆為身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虜未嘗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湯鵬與交章論公名係罪籍唱為異議以動國是乞行寬宥

居永州

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閩外軍事不識浚聞其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數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尋命浚判建康府

逆亮之斃其餘黨尚據鷄籠山而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搗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慮乎

上至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首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上嘉納之

上欲付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命楊存中為江淮等路宣撫使虞允文副之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相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專為浚地爾乃寢存中宣撫之命俾專措置至是召存中還而以命浚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他在者人心尤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乃不敢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浚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傳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比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舒貽楚以扼清河西屯

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臣奏言之又乞多奉福

達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

漢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方兩淮北義兵尤為忠勁自虜攻

雲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

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為名今結為甲隊適相委任

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 詔從其請兩淮之人

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

金人圍海州 詔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

為書勉子蓋以功名子蓋即馳赴之遇敵于石湫隘子蓋

率精銳先入虜遂大敗引去及奏功浚以去歲淮上功賞

之濫乃命統制官以下公共保明有冒濫者重罪之

孝宗即位石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嘗付托以眇然一

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宜輔 朕

初政公其疾驅副 朕至意公遂就道至即引見 上改

容曰父聞公名今 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公言

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

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 上竦然曰當

不忘相公之言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 藝

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 上天錫英武中

陳和議之非勸 上堅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人才為

急人才以剛正為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

槐論事切直者九十數人薦于 上於是除公江淮宣慰

使復往江上

史浩議欲城瓜洲下公議公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虜
以前弱之形急軍民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
公所規畫浩必沮之

公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遙為
吳璘之援上召陳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

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制除公樞密使開都督

府時虜將蒲察徒糧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
琦屯靈壁公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

公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發乾剛

獨斷盡循 太祖 太宗之法

時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以趨虹縣公

自往臨之軍事利鈍難必乞 上以諸葛亮建興六年所

上奏置之左右顯忠圍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蒲察

徒糧大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
還師而 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統石烈

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虜大興河南之兵
將至會邵與李不相能遂引而歸虜亦解去公時在盱眙

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公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
士死乃思維楊待罪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

詔議講和公累疏爭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
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章隆義以待用而陰圖其富

貴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召公赴行在公訟途復上疏等
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
未正而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
之議未決而遣使之 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
失四海傾慕 陛下之心他日誰為 陛下出力用命哉
又曰竊惟 徽宗 欽宗不幸不返此亘古非常之巨變
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 國家於虜
大義若何况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
其事近在目前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
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遣臣趨風
聽命復將哀吾民膏血以奉讎人欺 陛下以款之名
而共為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

張俊

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視氣忠義解體入
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後理吾財
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之以歲幣之
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 陛
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貪其富貴豈復以國事
為心哉

先是 朝廷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命使副公言臣見王之
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虜以大兵臨我
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
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
及至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 上為止誓書留使久而
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四州不可割之意虜械昉等

上聞之諭公曰知議之不成天也以湯思退與公為左

僕射公仍都督 上書聖主得賢臣願以賜之

初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言當 詔之望等還 上從之

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陷公計俄

詔公行視江淮自公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詳論軍務不違

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

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

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

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

南為虜聲脅和亦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

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

士踴躍思奮虜聞公來亦撤宿州之兵歸南京公邊清野

契丹虜益懼

以俟淮北采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領節度且以檄諭

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乃罷督府而以錢端禮王之望代之

湯思退令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穡論罷督府官

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

督府 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

者八 上許之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 制除少師判福

州

浚行次余干以家事付棡杓曰吾嘗相 國不能恢復中原

盡雪 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

矣疾革呼棡等于前問 國家得無弃四郡乎且命作奏

乞致仕而薨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疏曰易有
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
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
蓋一二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合為
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
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
機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

銘養正書室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

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為王十朋

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更有
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西山真德秀跋曰衛文公

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警曰相在爾室尚不遇於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
之叡聖武公張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
焉王公與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前後之
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之

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
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為可法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
於弊廬之側庶朝夕想像如見其人也

每訓子及門自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
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嘗作詩曰羣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

左社斯文千古未塵埃

朱文公跋曰舉文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之望也觀於詩可見其寢食之不怠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以後並

文公語

又跋公墨帖曰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為本故其與人言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劉氏書帖詩文可見矣

又曰公在京城中國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生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人方畏避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傷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守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

主義益堅雖天齋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其功烈之盛亦豈可易言哉

論誅范瓊曰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龜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益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始也

杜甫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熹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難得勉齋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人才多言張公才短然被池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乃正當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皆知之
宋子飛言張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賓客盤膝
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為常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績
密無踈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
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踈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
才有豈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諸軍旅
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
退避耳

皇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別集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之四

趙鼎 豐國忠簡公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為樞密計議
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密院罷提舉洞
霄 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江西
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叅政數月遷知院川陝安撫處置
使俄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留為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院五年守左僕射六年罷為
觀文殿學士浙東帥知紹興七年復左僕射八年加特
進罷為浙東帥知紹興又罷為醴泉為洞霄知泉州十
年責授秘書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

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移吉陽軍十七年卒年六十五
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時虜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公請遣使督王瓌進軍宣州
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虜歸路又詔劉光世駐軍蘄黃
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為聲援并為邀擊之計或會充于
楚泗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漸退軍如尚占臨安
建康則棄暑擊之

除侍御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
所言多寡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初即
位即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根刷諸司
侵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紛願罷之復舊
糴之法

公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
京洛在三國所必爭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為行關而
屯重軍於襄陽前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
大業計無出此

願浩在位顯恣鼎率其屬論之願浩聞之移鼎翰林鼎引言
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儼之文不肯就職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鼎以
獨負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
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
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鞭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
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益鼎曰林

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後曰救

誠身

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卒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彈力不為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乃 詔岳飛掩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又曰三省常為虜不來而為 陛下拔人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為虜見侵而為 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鼎為江東安撫大使始至建康視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軍府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旅通行焉

初詔李橫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使夾擊江西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牛臯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眾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眾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虜偽兵犯襄陽京西招撫使李橫以食盡弃城道欲奔荆南以俟 朝命其屬趙弃疾關大鈞等勸使歸 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眾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公已遣米舟至其眾遂安公復以銀犒橫之眾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

有偽宿遷令張澤寇甚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戶
宗誠納之僉書徐俯以為恐妨和議欲斬澤送首劉豫公
固爭之乃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眾於淮西
公參政 上令公薦進人才公即以朱震范同呂祉陳棗
本中林季仲上之乃 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鼎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 上曰四川
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
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
之 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
門勢須兼領 上以為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命下
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鼎將行奏云 陛下軫念西陲宵旰以圖勞來安輯之

遣大臣往將使指是宜上下戮力以寬 君父之憂汲汲
皇皇協濟厥事若但為僥倖嘗試之圖其實何補今臣備
負督府近在關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所謂兵者不滿數
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癯跛倚吁笑可憐所費金帛至
為微少猶控顏瀝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
睿旨令除京局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令臣意氣憂沮舉
指畏忌退視實僚有醜面目士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
其無成皆謂事大體重有名無實若臣一身亦何足道顧
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蹤遠去 君門萬里若更加沮
抑臣亦何能自辯
公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壹
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亞江却徐為之公曰

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未之議足矣蓋公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公不遣入蜀以公久有此議故也公以倭為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公之策遠矣

公奏稟 朝辭 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

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為誰明日拜公右相朝士相慶

上謂輔臣曰朕為一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日累年退避虜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然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

憲宗能斷也乃詔張俊所部往援韓世忠又令劉光世移屯建康定日起發光世密遣屬官告鼎新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動搖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虜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虜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敗王尋普敗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今日由是淳言不能入矣

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門首諸將乘

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退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
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
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
不可聽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
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
鼎曰偽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
亡更無他術錫等同声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
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
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
不動尤為難也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校尉
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事

於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等敢不竭駑
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
通泰出納益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
與賊決戰鼎曰退即不可渡江良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
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
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
尊與逆雜決勝負哉

公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終不棄
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
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上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
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細務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滅亦

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鼎曰 聖訓廣大如此言者
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則天下
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鼎曰臣待罪
宰相為 陛下別君子小人用之乃其職也敢不奉 詔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
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 上曰今日 朕親總六師正
當公示賞罰

二月回鑾始議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公鼎陞左揆方
鑽院之夕自鼎密啓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行
體暨兩 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 上既以
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蘇轍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標獨以謂
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
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
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
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
為遠計也於是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
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
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
會然嚮之時有言今託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
杜廬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公始薦樗改官除正
字語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公入

王居正行也。樗以此為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顏者。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耶。乃敢託於詞命。以妄褒借。議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為首。尊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為巡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非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即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獄。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鼎曰。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相兼樞密。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

令兼樞密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

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浚所行之事。亦有闕。三省樞密者。庾與求皆不能平。曰。三省樞密。乃奉行行府文書耶。明年相繼以疾求出。

御書尚書。賜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又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等入。

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攘夷。鼎等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負其法甚備自中原倭擾軍營創設
轉不行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
望非請請濶二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負之法
上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
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
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
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
激犒將士而已

時貴州防禦使從王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
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昇得
造書院於行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
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亦

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
王多以為難昇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
此所以貴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字字
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庚曰
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
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

一日上語昇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致學館
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
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
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昇曰前日臺諫因對
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
謂得人矣

地震 詔罪已求言 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減而常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事今費用大而科斂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營田官王第侯對 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第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 朕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為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 上曰然第既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 上又謂宰執曰 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為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為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第所論甚當宜舉行之

鼎上 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白

後進書率如此例

上謂宰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為盜乎卿等當留意擇守令庶幾百姓樂業鼎曰臣等敢不躬 聖訓

上又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 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來之路公曰彼乍歸無所居尤當賑助之

上曰邦用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 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揀三十人出之鼎曰節省之道始自宮庭此 陛下盛德事也

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 二聖萬福 上悲咽不自勝 鼎曰願少寬 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 二聖終

還期也

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為叢冗至是日鼎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守而行之吏不得為姦矣

上與宰執論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必賞必罰而已淫刑以逞固不可苟有罪豈可以不刑鼎曰近時賊吏雖不棄市亦杖脊刺配且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初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宰執進呈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緝治之力內侍盧公裔致仕在蜀中自請赴行在上謂宰執曰浙人

極不良今若歸內侍省必欲侵外事若與外任必陵辱列只宜祠觀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聊備洒掃趨走近上者亦有數禾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及近時之變不得不防微杜漸公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侵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統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閔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

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
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
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
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
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時久不雨上以為念謂宰執曰昨晚甚有雲氣朕禁
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
必重祐

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怒
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
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

至今天下諷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
稟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
朕不及也戒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
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
自然若符節矣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關用即改新鈔以幸
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
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
秋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
常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

戶部言知閣門事潘永思添破食錢不應法上謂宰執曰
楚於法不可亦無如之何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

二人怒已橫行故俸差厚永思官小月得四十餘緡所以用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於是鼎等再三稱道聖德

上諭鼎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則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為諫書耳

先是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社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意在恢復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朝

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求留則俱失之矣

公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邪屏迹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張浚求去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令浚擬批召鼎檜謂以為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禍心故因上問及之

鼎屢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
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
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
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
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
惟陛下擇之

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
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
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
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九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
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
俗也鼎等頓首謝

公拜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咸以此責之公曰分
久病虛弱之人拜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
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
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
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勸牛李之黨未如
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為破和議深懷之
朱震卒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余
無存者朕甚惜之鼎曰尹焞可繼震震亦嘗薦焞代其
善之職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只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
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蓋所以用之如何爾

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伯嚭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上數令張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初劉豫軍既遁張俊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寇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靜不動使罔測渠未必敢窺伺向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苦甚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仍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浚

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虜廢豫乃已淮上

遺兵竟亦無事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異日咎今失此機會乞召諸將上曰不須恤此今須與虜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吳國長公主入見留宮中三日仍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上語之曰官爵豈可私予人須與大臣商量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當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蓋上乃哲宗之女上之姊也上以語宰執鼎曰陛下行家人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詔修徽宗實錄以公兼提舉公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

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
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
宣和初知如臯縣時有言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
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
且束裝待罪洎取言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
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不改
之者此羣臣之罪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
公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
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
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
官公舉仍不限負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

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賊吏一員
錢爾總吏為州為縣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於賊
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取
有彙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贓上曰侍從朕之
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額表等可論
諸侍從須妙選可為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
人鼎等曰謹奉聖訓
公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
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
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
之所長益昭臨如此
上謂宰執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公曰

假使虜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

虜使烏陵思謀來 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

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 朕之本意也鼎曰用兵所

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 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 朕專

意併民十數年豈不見效鼎曰 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

有早定之期矣思陵等見 上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

都堂見宰執鼎接之如見從官之禮

侍御史蕭振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

與鼎合議以為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稱鼎大中

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時

檜力勸 上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

臣昨罷相半年蒙 恩召還已見 宸衷所嚮與舊來稍

趙鼎

思之今兵燹之後人必有以孝弟之說攝制 陛下矣臣

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

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且議論一定不復

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 聖意非羣臣

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 陛下未嘗容心

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

而從者如此則宰相政事非 陛下政事也

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

定匹嫡古以為戒鼎謂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

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

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

子矣以前後恩 殊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大廟兩分

臣打躬

廿五

達國虐蹕國人凡者必嗟嘆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
至於外間稱呼之語 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
竭忠以報 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
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遂寢
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及鼎上章解機務 上曰前
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知前所陳鼎既去明年正月
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不然也

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
鼎行檜秦乞同執政往餞乃就津亭設筵鼎至即一揖登
舟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
次翁論次翁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後用直抵

輔略不避嫌阻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眾聽又論公在靖
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偽命為京畿憲退而語
人有親奉三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
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章三上責散官興化軍居住諫議何
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中丞詹大方論公移吉陽軍時公子份力乞待行公不忍使
之以無罪而俱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
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既
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
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
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待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守
也

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
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之遣人
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
爾曹無患乃不食而卒旁人聞之有泣下者

汾護喪歸葬于澤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
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兵官下縣
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
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越
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
賴以紓禍

公嘗謂其客方疇曰自是拜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
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

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公曰此等人才如何變
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公
之能知人也

戊午歲張九成為禮待呂本中為中書嗣檜檜曰大抵立朝
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也檜為變色及公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為言檜語因曰秦
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公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
比方之所謂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
上乎公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非再相上曰卿還朝見在
政府去留惟卿意疇曰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
喜色謂疇曰檜過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是
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亦蓋行止

非人所能為也。至是。瞿默數。檜再專國政。十有八年。士大夫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公言。非人所能為信哉。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如何。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庶論大。熙主和議。使當國。久久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須有豈計較。如歲幣稱和。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老草和了。

四卷終

皇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之五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州。加秘撰。虜陷京。詔為兵馬副元帥。康王即位。加徽猷特制知共陽府。又知青州。李綱薦為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學士。建炎二年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寓居不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構奉。淵聖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既出城。雲曰。京城樓櫓。下所無。然真定。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

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 王不台公初為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張皇賊勢仍乞邢洛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一郡則四部相應 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之雲滅公 王李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哉哉公說 王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磁人遮 王馬諫毋北去從臣皆勸 王回相州會京師使人齎蠟詔命 王為兵馬大元帥公副之速領兵入衛 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王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 王入被車東平 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公

七開德揚整大元帥在軍中壬申 王北約諸路兵會而更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兵至章城與虜大戰敗之 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 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 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 王即位於濟公言且開府於南京乃 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張議不可公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併獲其齊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 康王大悅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彥等以公為狂譎不情公亦詆伯彥等為失策公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詣

都城第言兵民欲見 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賊
有跪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等執和議不可破
遂自請兵 王許之

澤自朝廷狗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 康王何樂請上於輔
衣脅誓書 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 王而還金人又促
再遣張激以蠟封 詔行激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
怒命將士射之激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會兵五旬
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陳淬曰虜方熾未
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乃命淬當先
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子長垣澤
既敗虜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
賊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計

昔故人樂為用澤為書與諸道勤王帥勸督兵入援趙樹
范訥皆以為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
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虜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
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而壘
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
屯衛南復貽書遺 康王言今日 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
耳所謂道者有五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
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
偽澤謂所親曰怨結 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偪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 沮
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

後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土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臣雖
驚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李綱
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戶關綱為薦公上
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
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
有虜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公時即白
留守械係之且以聞于朝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虜使于別館公
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走
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河
比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虜
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

於國家許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曰卿彈
壓強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虜使未達朕心公
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龍衣金帶

汪黃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
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
乘用五十有五入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
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外注
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公大河鱗次為壘縱連兩
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
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
南植鹿角又團結壯直諸軍及民兵可用者乃上表略曰

今逆胡尚熾群盜繼興比聞逐逐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寇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躰未諭 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資海陬一狂虜每疏奏 上以付中書省汪黃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搆請行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搆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搆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搆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激擊之殺傷甚衆公即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

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弈察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布部伍徹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

堵

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 遇虜大戰爲虜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以無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旣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及燕人河社仲直搆以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虜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矢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

真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虜曰 上屯重兵
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此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
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 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
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公
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本我

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死以報公時引
策與語策具言虜中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 上還京且曰京師乃 太祖 太
宗一統之本根願以 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

則天下皆知 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
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 上答 詔

諭以曰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郡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
歲又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餘皆曾使胡服日夜望
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乃累疏請
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奉迎 上遣中

使質 詔書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都進作亂統制官
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
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 宋
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
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
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屯城下

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折然受命至滑州掩虜
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

時契丹九月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
語諭以期奮忠義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

以為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
公摽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公遂結連諸路

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故請 上還京尤力
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數萬

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陛下號八字軍彥以繕甲兵約日
趣太原公亦與諸將議朕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

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
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公憂憤疽作于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曰雖然起曰
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醜虜以成

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公
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 上還京
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鴛臣之子記臣之言力

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
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

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之

公死數日將士有年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 朝言澤子頴
者我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亮已除留守乃

以穎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為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為用
所招群盜復去為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
取河北數郡當時即可整頓乃為注黃二相所制快快而
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群盜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名臣言行別集卷之五

